

紅樓夢



綉像本

(二)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江

樓

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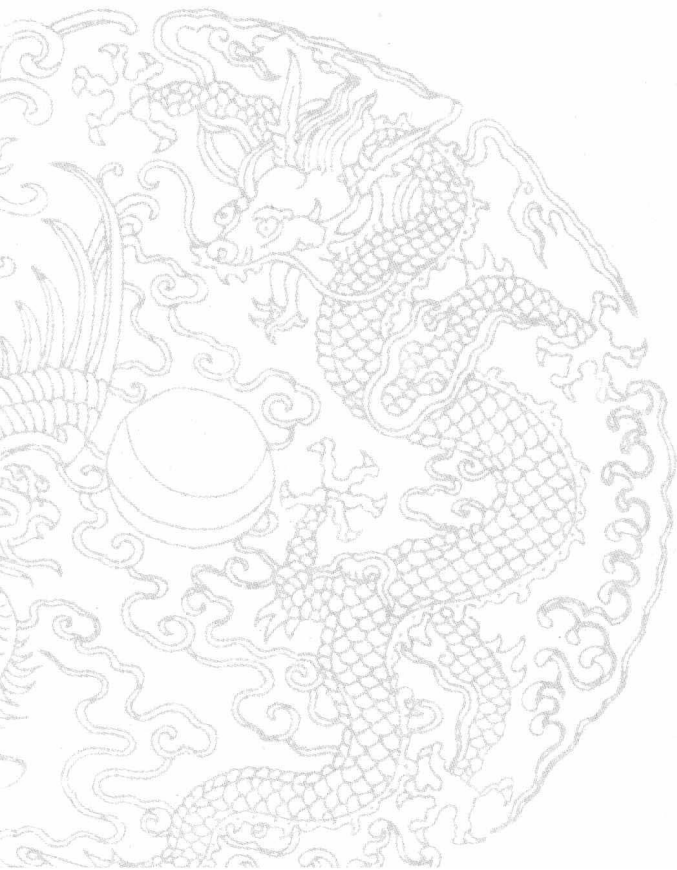
樓

樓

紅樓夢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第二册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

第三十三回

手足眈眈小动唇舌
不肖种种大承笞挞

却说王夫人唤上金钊儿的母亲来，拿了几件簪环，当面赏了。又吩咐：“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他。”金钊儿的母亲磕了头，谢了出去。

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，听见金钊儿含羞自尽，心中早已五内摧伤，进来又被王夫人说教训了一番，也无可回说。看见宝钗进来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，低着头，一面感叹，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厅上。刚转过屏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人，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宝玉唬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。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着。

贾政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的嗜什么？方才雨村来了，要见你，那半天才出来！既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，仍是委委琐琐的。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气色，这会子又嗫声叹气。你那些还不足，还不自在？无故这样，是什么原故？”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，此时一心却为金钊儿感伤，恨不得也身亡命殒。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，究竟不曾听明白了，只是怔怔的站着。

贾政见他惶悚，应对不似往日，原本无气的，这一来，倒生了三分气。方欲说话，忽有门上人来回：“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，要见老爷。”贾政听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命：“快请厅上坐。”急忙进内更衣。出来接见时，却是忠顺府长府官，一面彼此见了礼，归坐献茶。未及叙谈，那长府官先就说道：“下官此来，并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爷面上，敢烦老先生做主。不但王爷知情，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。”

贾政听了这话，摸不着头脑，忙陪笑



手足眈眈小动唇舌

第三十六回

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，便知又是为宝玉了，一个个咬指吐舌，连忙退出。贾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满面泪痕，一叠连声：“拿宝玉来！拿大棍拿绳来！把门都关上！有人传信到里头去，立刻打死！”众小厮们只得齐齐答应着，有几个来找宝玉。

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“不许动”，早知凶多吉少，那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？正在厅上旋转，怎得个人往里头捎信，偏偏的没个人来，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。正盼望时，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，宝玉如得了珍宝，便赶上来拉他，说道：“快进去告诉，老爷要打我呢，快去，快去！要紧，要紧！”宝玉一则急了，说话不明白；二则老婆子偏偏又耳聋，不曾听见是什么话，把“要紧”二字，只听做“跳井”二字，便笑道：“跳井让他跳去，二爷怕什么？”宝玉见是个聋子，便着急道：“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。”那婆子道：“有什么不了的事？老早的完了，太太又赏了银子，怎么不了事呢？”



蒋玉函

宝玉急的手脚正没抓寻处，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，逼着他出去了。贾政一见，眼都红了，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，表赠私物，在家荒疏学业，逼淫母婢，只喝命：“堵起嘴来，着实打死！”小厮们不敢违，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，打了十来下。宝玉自知不能讨饶，只是呜呜的哭。贾政还嫌打的轻，一脚踢开掌板的，自己夺过板子来，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。

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，起先觉得打的疼不过，还乱嚷乱哭，后来渐渐气弱声嘶，哽咽不出。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，赶着上来，恳求夺劝。贾政那里肯听，说道：“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，可饶不可饶！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，到这步田地，还来劝解！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，你们才不劝不成？”

众人听这话不好，知道气急了，忙乱着觅人进去给信。王夫人听了，不及去回贾母，便忙穿衣出来，也不顾有人没人，忙忙扶了一个丫头，赶往书房中来。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。贾政正要再打，一见王夫人进来，更加火上浇油，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宝玉的两个小厮，忙松手走开，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。

贾政还欲打时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贾政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！”王夫人哭道：“宝玉虽然该打，老爷也要保重。且炎暑天气，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，打死宝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，岂不事大？”贾政冷笑道：“倒休提这话！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，我已不孝，平昔教训他一番，又有众人护持。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，以绝将来之患！”说着，便要绳来勒死。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：“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，

也要看夫妻分上。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，只有这个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，我也不敢深劝。今日越发要弄死他，岂不是有意绝我呢？既要勒死他，索性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！我们娘儿们不如一同死了，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。”说毕，抱住宝玉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贾政听了此话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向椅上坐了，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，一片皆是血渍。禁不住解下汗巾去，由腿看至臀胫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“苦命的儿”来。因哭出“苦命儿”来，又想起贾珠来，便叫着贾珠，哭道：“若有你活着，便死一百个，我也不管了。”

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，李纨、凤姐及迎、探姊妹两个，也都出来了。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，别人还可，惟有李纨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。贾政听了，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。正没开交处，忽听丫鬟来说：“老太太来了。”一言未了，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：“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就干净了！”

贾政见母亲来了，又急又痛，连忙迎出来。只见贾母扶着丫头，摇头喘气的走来。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：“大暑热的天，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，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。”贾母听了，便止步喘息，一面厉声道：“你原来和我说话！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却叫我和谁说去！”

贾政听这话不象，忙跪下含泪说道：“儿子管他，也为的是光宗耀祖。老太太这话，儿子如何当的起？”贾母听说，便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我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禁不起！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儿就禁的起了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的！”说着，也不觉泪往下流。贾政又陪笑道：“老太太也不必伤感，都是儿子一时性急，从此以后，再不打他了。”贾母便冷笑两声道：“你也不必和我赌气，你的儿子，自然你要打就打。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，不如我们早离了你，大家干净！”说着，便令人：“去看轿！我和你太太、宝玉儿立刻回南京去！”家下人只得答应着。

贾母又叫王夫人道：“你也不必哭了，如今宝玉儿年纪小，你疼他。他将来长大，为官作宦的，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。你如今倒是不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”贾政听说，忙叩头说道：“母亲如此说，儿子无立足之地了。”贾母冷笑道：“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说起你来。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，看有谁来不许你打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只命：“快打点行李车辆轿马回去！”贾政直挺挺跪着，叩头谢罪。

贾母一面说，一面来看宝玉，只见今日这顿打，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



答受大種芥菜

不肖种种大受笞

气，也抱着哭个不了。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，方渐渐的止住。

早有丫鬟媳妇等，上来要搀宝玉，凤姐便骂：“糊涂东西！也不睁开眼瞧瞧，这个样儿，怎么搀着走的？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！”众人听了，连忙飞跑进去，果然抬出春凳来，将宝玉放上，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，送至贾母屋里。

彼时贾政见贾母怒气未消，不敢自便，也跟着进来。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，再看看王夫人一声“肉”一声“儿”的哭道：“你替珠儿早死了，留着珠儿，也免你父亲生气，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！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，撂下我，叫我靠那一个？”数落一场，又哭“不争气的儿”。贾政听了，也就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劝贾母，贾母含泪说道：“儿子不好，原是要管的，不该打到这个分儿！你不出去，还在这里做什么！难道于心不足，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算吗？”贾政听说，方诺诺的退出去了。

此时薛姨妈、宝钗、香菱、袭人、湘云等也都在这里。袭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。见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索性走出门，到二门前，命小厮们找了焙茗来细问：“方才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打起来？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？”焙茗急的说：“偏我没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间，我才听见了，忙打听原故，却是为琪官儿和金钏儿姐姐的事。”袭人道：“老爷怎么知道了？”焙茗道：“那琪官儿的事，多半是薛大爷素昔吃醋，没法儿出气，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，在老爷眼前下的蛆。那金钏儿姐姐的事，大约是三爷说的。我也是听见跟老爷的人说。”

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，然后回来，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。贾母命：“好生抬到他屋里去。”众人一声答应，七手八脚，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，又乱了半日，众人渐渐的散去了。袭人方才进前来，经心服侍细问。要知端底，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

话说袭人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去后，便走来宝玉身边坐下，含泪问他：“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？”宝玉叹气说道：“不过为那些事，问他做什么。只是下半截疼的很，你瞧瞧，打坏了那里？”袭人听说，便轻轻的伸手进去，将中衣脱下，略动一动，宝玉便咬着牙叫“嗷哟”，袭人连忙停住手。如此三四次，才褪下来了。袭人看时，只见腿上半段青紫，都有四指阔的僵痕高起来。袭人咬着牙说道：“我的娘！怎么下这般的狠手！你但凡听我一句话，也不到这个分儿。幸而没动筋骨，倘或打出个残疾来，可叫人怎么样呢？”

正说着，只听丫鬟们说：“宝姑娘来了。”袭人听见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便拿了一床夹纱被，替宝玉盖了。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，向袭人说道：“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，

替他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，就好了。”说毕，递与袭人。又问：“这会子可好些？”宝玉一面道谢，说：“好些了。”又让坐。

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，不象先时，心中也宽慰了些，便点头叹道：“早听人一句话，也不至有今日。别说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，心里也……”刚说了半句，又忙咽住，不觉眼圈微红，双腮带赤，低头不语了。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，大有深意，忽见他又咽住，不往下说，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含着泪，只管弄衣带。那一种软怯娇羞，轻怜痛惜之情，竟难以言语形容，越觉心中感动，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去了。想道：“我不过挨了几下打，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之态，令人可亲可敬。假若我一时竟别有大故，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。既是他们这样，我便一时死了，得他们如此，一生事业，纵然尽付东流，也无足叹惜了。”正想着，只听宝钗问袭人道：“怎么好好的动了气，就打起来了？”袭人便把焙茗



情中情因情感妹妹

的话悄悄说了。宝玉原来还不知贾环的话，见袭人说出，方才知。因又拉上薛蟠，惟恐宝钗沉心，忙又止住袭人道：“薛大哥从来不是这样，你们别混猜度。”

宝钗听说，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，用话拦袭人。因心中暗暗想道：“打得这个形象，疼还顾不过来，还这样细心，怕得罪了人。你既这样用心，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，老爷也欢喜了，也不能吃这样亏。你虽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拦袭人的话，难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纵欲，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吗？当日为个秦钟，还闹的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。”想毕，因笑道：“你们也不必怨这个，怨那个，据我想，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，老爷才生气。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，一时说出宝兄弟来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：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；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。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，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心里有什么、口里说什么的人呢？”

袭人因说出薛蟠来，见宝玉拦他的话，早已明白自己说造次了，恐宝钗没意思。听宝钗如此说，更觉羞愧无言。宝玉又听宝钗这一番话，半是堂皇正大，半是体贴自己的私心，更觉比先心动神移。方欲说话时，只见宝钗起身道：“明日再来看你，好生养着罢。方才我拿了药来，交给袭人，晚上敷上，管就好了。”说着，便走出门去。袭人赶着送出院外，说：“姑娘倒费心了。改日宝二爷好了，亲自来谢。”宝钗回头笑道：“这有什么的？只劝他好生养着，别胡思乱想，就好了。要想什么吃的玩的，悄悄的往我那里只管取去，不必惊动老太太、太太、众人。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，将来对景，终是要吃亏的。”说着去了。

袭人抽身回来，心内着实感激宝钗。进来见宝玉沉思默默，似睡非睡的模样，因而退出房外栉沐。宝玉默默的躺在床上，无奈臀上作痛，如针挑刀挖一般，更热如火炙，略展转时，禁不住“啜哟”之声。那时天色将晚，因见袭人去了，却有两三个丫鬟伺候，此时并无呼唤之事，因说道：“你们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时再来。”众人听了，也都退出。

这里宝玉昏昏沉沉，只见蒋玉函走进来了，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。一时又见金钏儿进来，哭说为他投井之情。宝玉半梦半醒，刚要诉说前情，忽又觉有人推他，恍恍惚惚，听得悲切之声。宝玉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黛玉。犹恐是梦，忙又将身子欠起来，向脸上细细一认。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，满面泪光，不是黛玉，却是那个？宝玉还欲看时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，支持不住，便“啜哟”一声，仍旧倒下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又做什么来了？太阳才落，那地上还是怪热的，倘或又受了暑，怎么好呢？我虽然捱了打，却也不很觉疼痛。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他们，好在外头布散给老爷听。其实是假的，你别信真了。”

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，气噎喉堵，更觉利害。听了宝玉这些话，心中提起万句言词，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。半天，方抽抽噎噎的道：“你可都改了罢。”宝玉听说，便长叹一声道：“你放心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便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”

一句话未了，只见院外人说：“二奶奶来了。”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，连忙立起身，说道：“我从后院子里去罢，回来再来。”宝玉一把拉住，道：“这又奇了。好好的，怎么怕起他来了？”黛玉急得跺脚，悄悄的说道：“你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该他们拿咱们取笑儿了。”宝玉听说，赶忙的放了手。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，刚出了后院，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。问宝玉：“可好些了？想什么吃，叫人往我那里取去。”接着薛姨妈又来了。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。

至掌灯时分，宝玉只喝了两口汤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接着周瑞媳妇、吴新登媳妇、郑

好时媳妇，这几个有年纪长来往的，听见宝玉捱了打，也都进来。袭人忙迎出来，悄悄的笑道：“婶娘们略来迟了一步，二爷睡着了。”说着，一面陪他们到那边屋里坐着，倒茶给他们吃。那几个媳妇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，向袭人说：“等二爷醒了，你替我们说罢。”

袭人答应了，送他们出去。刚要回来，只见王夫人使个老婆子来说：“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。”袭人见说，想了一想，便回身悄悄的告诉晴雯、麝月、秋纹等人说：“太太叫人，你们好生在屋里，我去了就来。”说毕，同那老婆子一径出了园子，来至上房。

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，见他来了，说道：“你不管叫谁来也罢了，又撂下他来了，谁伏侍他呢？”袭人见说，连忙陪笑回道：“二爷才睡了，那四五个丫头，如今也好了，会伏侍了。太太请放心。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，打发他们来，一时听不明白，到耽误了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没什么话，白问问他这会子疼的怎么样了？”袭人道：“宝姑娘送来的药，我给二爷敷上了，比先好些了。先疼的躺不住，这会子都睡沉了，可见好些。”

王夫人又问：“吃了什么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老太太给的一碗汤，喝了两口，只嚷干渴，要吃酸梅汤。我想酸梅是个收敛东西，刚才捱打，又不许叫喊，自然急的热毒热血未免存在心里，倘或吃下这个去，激在心里，再弄出病来，那可怎么样呢？因此我劝了半天，才没吃。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，吃了小半碗，嫌吃絮了，不香甜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嗳哟，你何不早来和我说。前日倒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来，原要给他一点子，我怕胡遭塌了，就没给。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，把这个拿两瓶子去。一碗水里，只用挑上一茶匙，就香的了不得呢。”说着，就唤彩云来：“把前日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。”袭人道：“只拿两瓶来罢，多也白遭塌。等不够，再来取，也是一样。”

彩云听了，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两瓶来，付与袭人。袭人看时，只见两个玻璃小瓶，却有三寸大小，上面螺丝银盖，鹅黄笺上写着“木樨清露”，那一个写着“玫瑰清露”。袭人笑道：“好尊贵东西。这么个小瓶儿，能有多少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那是进上的，你没看见鹅黄笺子？你好生替他收着，别遭塌了。”

袭人答应着。方要走时，王夫人又叫：“站着，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。”袭人忙又回来。王夫人见房内无人，便问道：“我恍惚听见宝玉今日捱打，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，你可听见这个话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我倒没听见这个话，只听见说为二爷认得什么王府的戏子，人家来和老爷说了，为这个打的。”王夫人摇头说道：“也为这个。只是还有别的原故呢。”袭人道：“别的原故，实在不知道。”又低头迟疑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冒撞话，论理……”说了半截，却又咽住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只管说。”袭人道：“太太别生气，我才敢说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说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论理，宝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才好呢。要老爷再不管，不知将来还要做出什么事来呢。”

王夫人听见了这话，便点头叹息，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儿，你这话说的很明白，和我的心里想的一样。其实，我何曾不知道宝玉该管，比如先时你珠大爷在，我是怎么样管他，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？只是有个原故，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，通共剩了他一个，他又长的单弱。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要管紧了他，倘或再有个好歹儿，或是老太太气着，那时上下不安，倒不好，所以就纵坏了他了。我时常掰着嘴儿说一阵，劝一阵，哭一阵。彼时也好，过后来还是不相干，到底吃了亏才罢。设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谁呢。”说着，由不得又滴下泪来。

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，自己也不觉伤了心，陪着落泪。又道：“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太太岂不心疼。就是我们做下人的，伏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，也算造化了。要这样起来，连

平安都不能了。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醒。偏偏那些人又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。如今我们劝的倒不好了。今日太太提起这话来，我还惦记着一件事，要来回太太，讨太太个主意。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。”

王夫人听了这话内中有因，忙问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只管说。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后面后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是诸人跟前和气，这些小意思。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，全是大道理，正合我的心事。你有什么，只管说什么，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我也没什么别的说。我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，怎么变个法儿，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，就好了。”

王夫人听了，吃一大惊，忙拉了袭人的手，问道：“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？”袭人连忙回道：“太太别多心，并没有这话，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。如今二爷也大了，里头姑娘们也大了，况且林姑

娘、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，虽说是姐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。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，把我派在二爷屋里，如今跟在园中住，都是我的干系。太太想，多有无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见，当做有心事，反说坏了的，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。况且二爷素日的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，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。倘或不防，前后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嘴杂。那起坏人的嘴，太太还不知道呢，心顺了，说的比菩萨还好；心不顺，就没有忌讳了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落个直过儿；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，我们不用说，粉身碎骨，还是平常，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，岂不完了呢？那时老爷太太也白疼了，白操了心了。不如这会子防避些，似乎妥当。太太事情又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。我们想不到便罢了，既想到了，要不回明了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来我为这件事，日夜悬心，又恐怕太太听着生气，所以总没敢言语。”

王夫人听了这话，正触了金钏儿之事，直呆了半晌，思前想后，心下越发感受袭人。笑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。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混忘了。你今日这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这样细心。真真好孩子！也罢了，你且去罢，我自当有道理。只是还有一句话，你如今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，好歹留点心儿，别叫他遭塌了身子才好。自然不辜负你。”

袭人低了一回头，方道：“太太吩咐，敢不尽心吗。”说着，慢慢的退出，回到院中，宝玉方醒。袭人回明香露之事，宝玉甚喜，即命调来吃，果然香妙非常。因心下惦记着黛玉，要打发人去，只是怕袭人拦阻，便设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。



错里错以错劝哥哥

袭人去了，宝玉便命晴雯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到林姑娘那里，看他做什么呢。他要问我，只说我好了。”晴雯道：“白眉赤眼儿的，作什么去呢？到底说句话儿，也象件事啊。”宝玉道：“没有什么可说的么。”晴雯道：“或是送件东西，或是取件东西。不然，我去了，怎么搭趣呢？”宝玉想了一想，便伸手拿了两条旧绢子，撂与晴雯，笑道：“也罢，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。”晴雯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？他又耍恼了，说你打趣他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”

晴雯听了，只得拿了绢子，往潇湘馆来。只见春纤正在栏杆上晾手巾，见他进来，忙摇手儿说：“睡下了。”晴雯走进来，满屋漆黑，并未点灯，黛玉已睡在床上，问：“是谁？”晴雯忙答道：“晴雯。”黛玉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晴雯道：“二爷叫给姑娘送绢子来了。”

黛玉听了，心中发闷，暗想：“做什么送绢子来给我？”因问：“这绢子是谁送他的？必定是好的，叫他留着送别人罢，我这会子不用这个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不是新的，就是家常旧的。”黛玉听了，越发闷住了。细心揣度，一时方大悟过来，连忙说：“放下，去罢。”晴雯只得放下，抽身回去，一路盘算，不解何意。

这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，不觉神痴心醉，想到“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。我这番苦意，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，又令我可悲。要不是这个意思，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，竟又令我可笑了。再想到私相传递，又觉可惧。他既如此，我却每每烦恼伤心，反觉可愧。”如此左思右想，一时五内沸然，由不得余意缠绵，便命掌灯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，研墨蘸笔，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：

眼空蓄泪泪空垂，暗洒闲抛更向谁？

尺幅鲛绡劳惠赠，为君那得不伤悲！

其二

抛珠滚玉只偷潸，镇日无心镇日闲；

枕上袖边难拂拭，任他点点与斑斑。

其三

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；

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识香痕渍也无？

那黛玉还要往下写时，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，走至镜台，揭起锦袱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，真合压倒桃花，却不知病由此起。一时方上床睡去，犹拿着绢子思索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袭人来见宝钗，谁知宝钗不在园内，往他母亲那里去了。袭人不便空手回来，等至起更，宝钗方回。

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，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了，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，越发信了。究竟袭人是焙茗说的，那焙茗也是私心窥度，并未据实。大家都是一半猜度，竟认作十分真切了。

可笑那薛蟠因素日有这个名声，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，竟被人生生的把个罪名坐定。这日正从外头吃了酒回来，见过了母亲，只见宝钗在这里坐着，说了几句闲话儿。忽然想起，因问道：“听见宝玉挨打，是为什么？”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，见他问时，便咬着牙道：“不知好歹的冤家，都是你闹的，你还有脸来问！”薛蟠见说，便怔了，忙问道：“我闹什么？”薛姨妈道：“你还装腔呢，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。”薛蟠道：“人人说我杀了人，也就信了罢？”薛姨妈道：“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，难道他也赖你不成？”

宝钗忙劝道：“妈妈和哥哥且别叫喊，消消停停的，就有个青红皂白了。”又向薛蟠道：

“是你说的也罢，不是你说的也罢，事情也过去了，不必较正，把小事倒弄大了。我只劝你，从此以后，少在外头胡闹，少管别人的事。天天一处大家胡逛，你是个不防头的人，过后没事就罢了，倘或有事，不是你干的，人人都也疑惑说是你干的。不用别人，我先就疑惑你。”

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，又是宝钗劝他别再胡逛去，他母亲又说他犯舌，宝玉之打，是他治的，早已急得乱跳，赌神发誓的分辩。又骂众人：“谁这么编派我？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！分明是为打了宝玉，没的献勤儿，拿我来做幌子。难道宝玉是天王？他父亲打他一顿，一家子定要闹几天！那一回为他不好，姨父打了他两下子，过后儿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，说是珍大哥治的，好好儿的叫了去骂了一顿。今日越发拉上我了！既拉上我，也不怕，索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，我替他偿命！”一面嚷，一面找起一根门闩来就跑。慌的薛姨妈拉住骂道：“作死的孽障，你打谁去？你先打我来！”薛蟠的眼急的铜铃一般，嚷道：“何苦来！又不叫我去，为什么好好的赖我？将来宝玉活一日，我耽一日的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！”

宝钗忙也上前劝道：“你忍耐些儿罢。妈妈急的这个样儿，你不说来劝，你倒反闹的这样。别说是妈妈，就是旁人来劝你，也是为好，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。”薛蟠道：“你这会子又说这话。都是你说的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只怨我说，再不怨你那顾前不顾后的形景。”薛蟠道：“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后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呢？别说别的，就拿前日琪官儿的事比给你们听，那琪官儿我们见了十来次，他并没和我说一句亲热话，怎么前儿他见了，连姓名还不知道，就把汗巾子给他？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？”薛姨妈和宝钗急的说道：“还提这个！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！可见是你说的了。”薛蟠道：“真真的气死人了！赖我说的我不恼，我只气一个宝玉闹的这天翻地覆的！”宝钗道：“谁闹来着？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，倒说别人闹。”

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，难以驳正，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，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，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。也因正在气头儿上，未曾想话之轻重，便道：“好妹妹，你不用和我闹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。从先妈妈和我说，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。你留了心，见宝玉有那劳什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。”活未说了，把个宝钗气怔了，拉着薛姨妈哭道：“妈妈，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！”薛蟠见妹子哭了，便知自己冒撞，便赌气走到自己屋里安歇不提。

宝钗满心委屈气忿，待要怎样，又怕他母亲不安，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，各自回来。到屋里整哭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来，也无心梳洗，胡乱整理了衣裳，便出来瞧母亲。可巧遇见黛玉，独立在花阴之下，问他：“那里去？”宝钗因说：“家去。”口里说着，便只管走。黛玉见他无精打彩的去了，又见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状，大非往日可比，便在后面笑道：“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儿，就是哭出两缸泪来，也医不好棒疮。”不知宝钗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

话说宝钗分明听见黛玉克薄他，因惦记着母亲哥哥，并不回头，一径去了。

这里黛玉仍旧立于花阴之下，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。只见李纨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并丫鬟人等，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，一起一起的散尽了，只不见凤姐儿来。心里自己盘算说道：“他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？便是有事缠住了，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，讨老太太、太太的好儿才是呢。今儿这早晚不来，必有原故。”一面猜疑，一面抬头再看时，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，又向怡红院内来了。定睛看时，却是贾母搭着凤姐的手，后头邢夫人、王夫人，跟着周姨娘并丫头媳妇等人，都进院去了。

黛玉看了，不觉点头，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，早又泪珠满面。少顷，只见薛姨妈、宝钗等也进去了。忽见紫鹃从背后走来说道：“姑娘吃药去罢，开水又冷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只是催。我吃不，与你什么相干！”紫鹃笑道：“咳嗽的才好些，又不吃药了。如今虽是五月里，天气热，到底也还该小心些。大清早起，在这个潮地上站了半日，也该回去歇歇了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黛玉，方觉得有点儿腿酸，呆了半日，方慢慢的扶着紫鹃，回到潇湘馆来。一进院门，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，苔痕浓淡，不觉又想起《西厢记》中所云“幽僻处，可有人行？点苍苔，白露泠泠”二句来，因暗暗的叹道：“双文虽然命薄，尚有孀母弱弟；今日我黛玉之薄命，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。”想到这里，又欲滴下泪来。不防廊下的鹦哥，见黛玉来了，“嘎”的一声，扑了下来，倒吓了一跳。因说道：“你作死呢，又搗了我一头灰。”那鹦哥又飞上架去，便叫：“雪雁，快掀帘子，姑娘来了。”

黛玉便止住步，以手扣架，道：“添了



白玉親嘗蓮葉羹

食水不曾？”那鹦哥便长叹一声，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韵，接着念道：“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？”黛玉紫鹃听了，都笑起来。紫鹃笑道：“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难为他怎么记了。”黛玉便命将架摘下来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，于是进了屋子，在月洞窗内坐了。吃毕药，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，满屋内阴阴翠润，几簟生凉。黛玉无可释闷，便隔着纱窗，调逗鹦哥做戏，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来至家中，只见母亲正梳头呢。看见他进来，便笑着说道：“你这么早就梳上头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瞧瞧妈妈，身上好不好？昨儿我去了，不知他可又过来闹了没有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在他母亲身旁坐下，由不得哭将起来。薛姨妈见他一哭，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场，一面又劝他：“我的儿，你别委屈了，你等我处分那孽障。你要有个好歹，叫我指望那一个呢？”

薛蟠在外听见，连忙的跑过来，对着宝钗左一个揖，右一个揖，只说：“好妹妹，怨我这次罢。原是我昨儿吃了酒，回来的晚了，路上撞客着了，来家没醒，不知胡说了些什么，连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气。”

宝钗原是掩面而哭，听如此说，由不得也笑了，遂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。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们，你是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心净了。”薛蟠听说，连忙笑道：“妹妹，这从那里说起。妹妹从来不是这么多心说歪话的人哪。”薛姨妈忙又接着道：“你只会听你妹妹的歪话，难道昨儿晚上你说的那些话，就使得吗？当真是你发昏了。”

薛蟠道：“妈妈也不必生气，妹妹也不用烦恼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不和他们一块儿喝酒了。好不好？”宝钗笑道：“这才明白过来了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你要有个横劲，那龙也下蛋了。”薛蟠道：“我要再和他们一处喝，妹妹听见了，只管啐我，再叫我畜生、不是人，如何？何苦来为我一个人，娘儿两个天天儿操心。妈妈为我生气，还犹可；要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，我更不是人了。如今父亲没了，我不能多孝顺妈妈，多疼妹妹，反叫娘母子生气，妹妹烦恼，连个畜生不如了。”口里说着，眼睛里掌不住掉下泪来。

薛姨妈本不哭了，听他一说，又伤起心来。宝钗勉强笑道：“你闹够了，这会子又来招着妈妈哭了。”薛蟠听说，忙收泪笑道：“我何曾招妈妈哭来着。罢，罢，罢，扔下这个别提了，叫香菱来倒茶妹妹喝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也不喝茶，等妈妈洗了手，我们就进去了。”薛蟠道：“妹妹的项圈我瞧瞧，只怕该炸一炸去了。”宝钗道：“黄澄澄的，又炸他做什么？”薛蟠又道：“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，要什么颜色花样，告诉我。”宝钗道：“连那些衣裳我还没穿遍了，又做什么？”一时薛姨妈换了衣裳，拉着宝钗进去，薛蟠方出去了。

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看宝玉，到了怡红院中，只见抱厦里外回廊上，许多丫头老婆站着，便知贾母等都在这里。母女两个进来，大家见过了。只见宝玉躺在榻上，薛姨妈问他：“可好些？”宝玉忙欲欠身，口里答应着：“好些。”又说：“只管惊动姨娘姐姐，我当不起。”薛姨妈忙扶他睡下，又问他：“想什么，只管告诉我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想起来，自然和姨娘要去。”王夫人又问：“你想什么吃，回来好给你送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也倒不想什么吃。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还好些。”

凤姐一旁笑道：“都听听，口味倒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。巴巴儿的想这个吃。”贾母便一叠连声的叫：“做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老祖宗别急，我想这模子是谁收着呢。”因回头吩咐个老婆问管厨房的去要。那老婆去了半天，来回话，管厨房的说，四副汤模子都缴上来了。凤姐听说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也记得交上来了，就只不记得交给谁了。多半是在

茶房里。”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。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的送了来了。

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，原来是个小匣子，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。上面凿着豆子大小，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也有莲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共有三四十样，打的十分精巧。因笑向贾母、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。吃碗汤，还有这些样子。要不说出来，我见了这个，也不认得是做什么用的。”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，便笑道：“姑妈不知道，这是旧年备膳的时候儿，他们想的法儿，不知弄什么面印出来，借点新荷叶的清香，全仗着好汤，我吃着究竟也没什么意思，谁家长吃他。那一回呈样，做了一回。他今儿怎么想起来。”说着，接过来递与个妇人：“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十碗汤来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要这些做什么？”凤姐笑道：“有个原故，这一宗东西，家常不大做，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，单做给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就势儿弄些大家吃吃。托赖着连我也尝个新儿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猴儿，把你乖的，拿着官中的钱做人情。”说的大家笑了。凤姐忙笑道：“这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儿我还孝敬的起。”便回头吩咐妇人：“说给厨房里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，在我账上领银子。”婆子答应着去了。

宝钗一旁笑道：“我来了这么几年，留神看起来，二嫂子凭他怎么巧，再巧不过老太太。”贾母听说，便答道：“我的儿，我如今老了，那里还巧什么？当日我象凤丫头这么大年纪，比他还来得呢。他如今虽说不如我，也就算好了，比你姨娘强远了。你姨娘可怜见的，不大说话，和木头似的，公婆跟前就不献好儿。凤儿嘴乖，怎么怨得人疼他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要这么说，不大说话的不疼了？”贾母道：“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，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的好的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，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的疼。要说单是会说话的可疼，这些姐妹里头也只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提起姐妹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，都不如宝丫头。”薛姨妈听了，忙笑道：“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”王夫人忙又笑道：“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，这倒不是假话。”宝玉勾着贾母，原为要赞黛玉，不想反赞起宝钗来，倒也意出望外，便看着宝钗一笑。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。

忽有人来请吃饭，贾母方立起身来，命宝玉好生养着罢。把丫头们又嘱咐了一回，方扶着凤姐儿，让着薛姨妈，大家出房去了，犹问：“汤好了不曾？”又问薛姨妈等：“想什么吃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老太太也会怪他，时常他弄了东西来孝敬，究竟又吃不多儿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姑妈倒别这么说。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要不嫌人肉酸，早已把我还吃了呢。”

一句话没说了，引的贾母众人都哈哈的大笑起来。宝玉在屋里也掌不住笑了。袭人笑道：“真真的二奶奶的嘴，怕死人。”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：“你站了这半日，可乏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拉他身旁坐下。袭人笑道：“可是又忘了。趁宝姑娘在院子里，你和他说话，烦他们莺儿来打上几根条子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亏了你提起来。”说着，便仰头向窗外道：“宝姐姐，吃过饭叫莺儿来，烦他打几根条子，可得闲儿？”宝钗听见，回头道：“是了，一会儿就叫他来。”

贾母等尚未听真，都止步问宝钗何事。宝钗说明了，贾母便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叫他来替你兄弟打几根罢。你要人使，我那里闲的丫头多着的呢。你喜欢谁，只管叫来使唤。”薛姨妈、宝钗等都笑道：“只管叫他来就是了，有什么使唤的去处。他天天也是闲着淘